聞雁齋筆談

閒雁齋筆談卷之四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戒殺

有烹魚而蓄其子水中者以為所全多矣孰若并其魚不烹之得乎東坡買一鯉長尺有咫置之盆中俟其死然後食之不即縱之去也此可為吾輩食鮝者之法傳孝玄言鱔魚就烹時必以首尾力抵釜中護其懷中之子念之心怦怦

焉誰無父子之性而謂水族痴暗獨不然耶宋神宗見一羊特起道左問左右曰已取其羔進御遂不御羔余嘗見光禄寺側有群雞亂撲鳴不成聲視之則其股已充膳矣侯王宰官福盧每受業報豈誣也哉里貴介子有好食鼈者厄人思悅之乃置數孔釜蓋上文火煨之鼈燥甚其首向孔中出則取酥與漿沃之沃數次而鼈乃大醉其味美特甚貴介子後病火症索漿甚

急皺昂其首作驚狀其庖者之死亦然如〻居士曰生前吃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点可以少懲矣況果報若此之昭彰乎可不戒哉

陸翁承

陸翁承名應鰲先君之友也蒼面棘鬚多瘢痕笑輒搖首攢眉所居處曰白魚段老屋木器庭中小藝花竹攤書危坐意洒如也年六十時先君與陳員外王道徃賀之歡醉竟日先君詩云

未敘寒暄輒予懶亂呼茶酒愛君忙甚後先君歿每見余輒相對而泣曾作挽詞三絶見遺有一度花開一斷腸之句

樊侯

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于其民死屬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絶此所謂沾沾自喜者侯治崑三年將入覲誡父老不得攀送有四人持紅

紗燈傍輿至水側揮淚再拜而別樊受之唯々竟不問為何人

墨窓二僧

僧伴雲南京人長身玉立機鋒甚敏癸巳歲從雪浪來顧余墨窓下時小雨甫晴秋氣漸肅相與談無生理甚浹語不及之默坐若忘似一無知識者又有觀如者亦學於雪浪議論疊々而面有不豫之色為言其師教人只是空諸所有

實諸所無伴雲唯唯而已未一年雲死蓮花齋

如幺不知所往

送春

巳亥違長安三月三十日卧於德州之逆旅主

床濕蒸逐不成寐明晨跨馬將行命侍者書二

绝於壁其一云燈颭隨焰死居人絣不禁中有

傷春客披衣看啟明一云東方有啟明明行人不

成寐櫪馬亦長嘶疑為春歸去今年三月二十

九日折得牡丹著瓶中忽憶前語而與子偶八余室若將營巢者又戲賦二絶云萬卉為春忙春歸卉卉老獨有雙雙燕尋春拾春艸吾闘雙燕子不入愁人家何事徧追逐應知問豕花

櫻粟

櫻粟花之無香韻者也朱究侯種之盈畝萬朶爛然然足奪目艷我生問余此堪作何比余昔過盧溝橋一座院僧驅騾百許頭從食櫪下其

色相錯如繡始知昔人雲錦之比殆非虛妄今日所見頗爲似之二生皆絶倒

鄭筆峰

新安鄭筆峰名約以減塑有聲彷人佛像𫏂𫏂逼真多於神處着力嘗與余縱觀阿修羅像問誰最者鄭指金小乙總管曰此其最矣周太尉次之余曰何也鄭曰凡神像耳目口鼻其高下大小皆板對而二像不然不然則神活所以最

也會左髻曇陽子羽化婁東祈塑者相踵於門鄭亦日夜不少休已何卒死〻時眼根先絕或曰以塑故多得錢神弗佑之此巫覡佛媼語非然也神竭烏能久視人世哉

文移古訓詁

今之文移古訓詁也羣胥會言其官行文移將倩其徃衆皆從吏之一胥嘆曰不可此人去彼中民受其害矣衆亦莫然之有閒復曰其三家

村訟師也訟師告訐主於紮陷辨駁而已豈念
彼人利害乎文移則不然必須委曲婉轉而無
弊而後即安故凡胥之老於供者庶足辦此衆
皆嘆服袁中郎為吳縣其弟小脩自楚來見案
上招申諦觀不置中郎問故小脩嘆曰常恨國
朝無文章乃在此世廟時有大獄招擬肖物處
不減太史公聞周孟溪家有抄本當借觀之
談言微中為英雄所窺

高皇帝時有僧受法於師慱通教乘高皇欲迎入大内供養詣師言別師無言但云上晃已無蘋婆果且留殘命吃酸梨僧方盛氣欲往不能省後召對不稱旨將殺之僧笑曰悔不用吾師之言高皇究得之檻其師至京問所以其師云偶誦大藏中偈何意也檢藏中果得此偈遂捨之僧慕上晃見殺故不足道彼師殘命蓋亦岌岌矣故談言微中鮮不為英雄所窺而世兢以

智先人哓哓咸輔乃欲久居人世無災禍乎隱子家之樹蔽田成子之臺田子未言也何為乎伐之斧離數創而止智矣哉智矣哉

放生

宋天禧中宰相王欽若奏以杭州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此王侯宰官令生作者之因也聞余鄉亦有放生會

每朔望納錢於櫃至會期多買羽水二族放之
亦是一事第流浪陋劣之徒乘機捕逐甚有伺
其釋放而網罟之者又不知作何慈悲可免此
厄可渡此等人也正旦放生人競逐之論者以
爲不如勿放此亦一時不得已之談廣大教化
當不如是僧本源欲建放生堂於玉柱塔之側
不知何時可了此願塔在三江口地濶天空即
不能禁民勿捕於此放生必多得所者

夢飛翠樓記

沈聲遠飛翠樓故嘗讀書處也今樓亦移他所矣辛丑三月六日夢至其處窗檻玲瓏香氣參馥迴遭羅列奇石如刀劍峭削舞袖蹁躚之狀或如真官仙宰正笏鵠立又如奇鬼猛獸欲來搏人余謂李文饒故物一旦盡置几席間平泉莊匵無石矣今來顛見之豈勝僕僕乎池上芙蓉凝露欲笑翠蓋靜植水中藻荇皆可數芰花

盛開有結實者鮮紅射目年来病眼齋居不復有谿然之見閒遇佳山水惘惘如行霧露中一片遥白耳今夕何夕得如是觀乎或云晝之所為夜之所夢皆是識神亂飛無關因想夫使僕隷之夢必為國君百年間就使夏若三萬六千場亦快活三萬六千場矣

記夏龍衢夢

古歙王民𬘩字惟華以寫神寓居世長所嘗令

寫先賢遺像一冊時方搆王理之先生像趙綸叔言像藏夏氏予果訪得之夏氏子云二十年前先君龍衢曾夢王先生偕顧梣齋周秋汀高歸田朱遯庵數十先輩列坐堂中既覺嘗私識之曆本上乃出眎余手跡宛然因與綸叔嘆夢見二十年前而數十先輩遺像聚於一卷之間乃在二十年後誰謂事非前定偶然而已也龍衢善詼諧而聲氣奇峭如鬼嘯猿號聞者絕倒

然好讀書喜作詩嘗見其從薛君淋借書一帙手携以歸疾吟其所自為詩有無樂廉纖下傷情怕倚摟之語龍衛死久矣其子號清岑者有父風

利弊不相遠

古今治飢利弊大抵不甚相遠蓋心計之吏往往乘民情之急而故緩之則可以速得志於天下往歲渡淮見歲課旁午市舶塡塞引人典估

客鬨戟手言曰左右如此奈何糜我歲月而安坐為余心憐之今日讀子瞻上呂相書云自入淮南界開二三年來諸郡稅務刻急日甚行路愁咨商賈幾于不行有稅物者既無脫遺其無稅物及雖有不多者皆不與點檢但多喝稅錢商旅不肯認納則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衆貲用坐竭則所喝惟命寃如目前光景地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我朝魏恭簡有言大

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自秦限之聖人至明秦以其背聖人大公秦以其私曰復斯語不覺長嘆

巴城道

明日春歸吳風雨凄然小舟掀舞水中追思乙酉歲侍先君送鶴林公之喪拜捋齋先生墓下鬱鬱芊芊彼藏者皆一時大賢人也相與慨然久之是日雲物澄和卉木條暢舟中携得香山

長慶集焚香啜茗更讀而互聽之縱談快甚且曰宇宙間討便宜人古来惟陶靖節白香山蘇端明耳余謂陶無容喙香山端明往〻竄逐何謂便宜先君笑曰小子識之此所謂蚩之為嬰兒也夫蚩之為嬰兒焉往不得便宜哉其後又五月外父茂承公亡又十七年是為今歲辛丑其子始克葬於孚齋墓側余再過巴城追記其事

李先生交情

萬曆戊子先君子歿于家有之長吏者以告李先生晴源先生時為儀部郎即為位中門外哭盡哀齋三日而後遣使齎文來弔其辭酸楚令人不能竟讀又七年而余不肖始克葬先君子先生會有滇南之役休沐里第余以誌墓文請先生揮涕久之其明日復來奠一牲一飯必令家人滌器再三而親視其烹調之節自辰至未

不欲嘗食曰吾所恃以適於吾友者此一念也又明年先生歸自滇南使其書記陸生持誌文來不肖且拜且泣而陸生亦揮涕言曰自參政之為此文也每且必齋心而後伸指和墨已復嗚咽不勝輙棄去其淚之濺長江者不能指數其處矣丙申冬日記

自述

債負山積鼠雀雲擾對境惘々自念處堂之燕

不知作何結束也境遠念息復是洒然誰不為
蕪之豪堂者於是遊覽古初返照無始不復知
吾喪我也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凡夫哉凡夫哉
夫誰與搂搆而不以心鬬者乎袁中郎有言學
問須從逆字長人不吾犯即須自逆有味乎其
言之矣

錄劉洎語

唐劉洎有言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内

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誠哉是言也生平少記而多言每與客論難常至俯首欲睡所以損氣者甚矣殆哉易曰躁人之辭多將以此自攻其學

茶

茶既就筐其性必發于日而遇知已於水然非煮之茶竈茶爐則亦不佳故曰飲茶富貴之事也趙長白自言吾生平無他幸但不曾飲井水

耳此老於茶可謂能盡其性者今亦老矣甚窮大都不能如曩時事猶豪洋萬卷中作茶由故是天壤間多情人也

初二月

朔之三日月始再魄於西所謂側視之則粉蒙如鈎者也戊戌正元二日月有韡里父老見而異之相傳以後常然余寔未之見也今歲三月七日至五月一日霪霖傾注見日者僅四五而

夜又無月初二晚忽然開霽萬里空碧頗恨此時獨不得月耳仰視林間新鉤斜掛時有赤英射人久之乃落豈日月之行亦與時異乎抑所云歲差者乎往在京師嘗見已亥新曆閏五月已又刊定閏四月或云是歲差果然柰何其弗之正也

北亭梅花

宋廣平作梅花賦清便艷發得南朝徐庾體皮

庶門怪之謂此老鐵心石腸與賦不類是不知梅花者世無鐵石人堪作梅花賦否譚公亮之北亭外有梅一株倚窗數蕊白如排雪恨脚痛未能坐卧其下時候消息于童子而已今日奇香破窗而入而侍者来報兩意垂ゝ豈梅將別我乎令桐快讀宋賦酬之梅哉梅哉應不恨我腸斷窗前月也

夜坐

月色如銀信步至景德寺聞浄院禪誦聲甚肅心樂之遣童邀守源〻輟誦而出然默持不懈已邀雲居謝曰少須吾課完也已默全至三僧意皆自得相與談頓漸法門余笑曰天下決無頓教悟處皆頓學處皆漸耶雲居曰六祖不頓耶余曰此為宿根元来是漸四人相對大笑因念二十年前于讀書大樹齋寺中作課者獨本源一人耳然〻不能談今日爾〻可為拊掌

黃沉

古赤壁在武昌嘉魚縣、子瞻在黃州時所游者蓋赤鼻、非赤壁也、坡特借之以了弔古一事耳其賦云、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則直指嘉魚之赤壁矣、不然、武昌在黃州西南境、安得云東望也、此老胸次洒落、故黃州可以有赤壁、而臨文攷索、便爲千古不朽計、故是宇宙間討便宜人、余姑夫金玉崖近、從楚歸、曾至黃州赤壁磯下、云

有堂三楹以祠公而旁刻趙文敏所書前賦於壁、又云、曾泛沉江、見斗崖上、石洞滌潤三四室者、所在多有、其一曰、鍾鼓洞、此地流平径潤易為登覽、中有二石乳如柱、使童扣之、一鍾聲一鼓聲、石之鏗然者、緣江處々有之、然未有若斯之洪亮悠遠者也、酈道元石鍾山註云、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鍾、坡老常與子邁、夜乘小舟、至絕壁下、聽之、謂酈元之說信然、

而唐應德氏乃云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聲、一經石鐘山下、則鏗訇鏜鞳、驟發而駃作、夫聲藏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竒爾。二公所見、殆是宇宙間一段議論、決不可易、而由鍾鼓洞觀之、又不可謂石鐘之說皆非也、唐李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其所見不逮鍾鼓洞遠矣、

富者子夜歸

富者冬夜從外歸天大雨懼傷其履也跣而疾走抵家〻人將洗馬富者大怒曰止〻無費而翁薪水旦且盥〻既可濯也以其兩足就寢懼傷其衾竟外其足而寢足僵甚夢人刖之大叫狂走衾與履皆敗矣或者笑之曰又多乎哉刖其足〻可以無履而衾不傷張大復曰兩之愛履也夢之愛足也是兩情者吾惡乎知其辨客有

沒江而溺者亟呼曰援者與之金一人援之猶出沒江上已悔其援金之多矣此天下之人情也夢乎覺乎一也

夫婦

雁之從一也婚者奠焉吾聞其語矣未見其徵也顧敬亭先生曰吾徵焉吾稼圃室傍有羅者得一雁繳其羽縶其足之而丘之汀畔以為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者見而下

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羅者剖其腹腸寸裂矣故鸞之見鏡而舞也傷其容也偏棲之燕年〻整繼而孤飛也重其恩也失物之有夫婦多矣

上元

東坡夜入延祥寺為觀燈也僧舍蕭然無燈大敗人意坡作詩云門前歌舞鬭分明一室清風冷欲冰不把琉璃閑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此

老曾次洒落機類圓通故作此志笑耳催漆寒生漏銅壺且莫催鐵関金鎖徹明開誰家看是不能閒坐何處閙燈不看来方是真實語者有不餘夜遊晚来月色如銀意欲随逐行輩稍穿城市而癯鬼惱人果是高臥幼女提一蓮燈戲觀亦自憐然書之以為壬寅上元之感

夢

楚中有師弟二人浚先舉於鄉嘗夢人語之曰

先生是弟子中弟子是先生中萬曆丁酉翰林馮有經典試其弟子先中式庚子其師亦舉於鄉出兵部張其應門下其應故馮翰林門下士也戴仲豪候兵部於京師遂楚中二舉子來謁聞之云

人面桃

桃之品ヒ慮數十絳碧天緋總堪極目然天者故是正色耶至於人面桃則桃之変極矣瑩白

如雪光浮白外素者故艷不艷於此方之梅花則今古雅俗正復迥然藉使數萬一時堪作梅變夭夭者雲從可

徐公善謔

傅海墟先生狀貌魁碩讀書多遠畧晚歲貢為博士徐五湖公與人書云適晤海墟氊帽戟衣據胡床而坐儼然戎王也乃欲就廣文意思亦太貶損矣徐公善謔能識字嘉靖辛酉吾鄉大

水雨十日不止公作書寄燕客云故胡越之區魚龍雜處今雨勢爾爾天意其欲復古耶今日步庭中念偶及之不覺失笑

戲題辛丑誌

讀書談笑登覽作文自是人生南面王樂至其留滯而不釋吾未見樂之不為悲也兩目兩足人所同具獨余無有朝饔夕飡人人如是余獨力勉之而常不能給噫亦大苦矣然一日之闕

一事之暇輒携蕉畫掃默坐朗吟自不能讀耳受之是不能行人扶之客不能集過友人而訪之口不能吟隨所見艸木禽魚古今人士賓朋談吐意興所觸筆之識之臨卷欣然事已不復追念客有舉余辭而問焉莫能憶也吾未見余之昔不為余之樂也噫嘻墮地四十八年何年孟浪何年不孟浪辛丑三百六十月何日舒眉何日不舒眉今夕除夕歲時之事既往剝啄之

声漸歇聊尋所志漫題數言以為異日一笑

夢記

倫間學静終不能勝彼之煎爍也意恍恍不自
懌而叔明拍飲連舉數十杯頽然徑醉而别睡
至五鼓夢先擺上蘭蕙盈畝花蕚競發然中有
萎敗者余手自移植之心念滋蘭九畹種蕙百
畝彼何人哉忽得一甌青瑩有光入手爛然余
方愛重之顧視土中如砌忽又見大窖如前甌

者不可勝紀而又有籠匣茶具金寶之物余皆手取而置之一室中既重不可舉遂覺余家先世力農積行累義至於余狼狽已極不絕如綫矣誠如昨夢後世當有不墮先人之志者命兒子桐書之

燈下書圖南語

歲己丑朱宛侯從予萬卷樓中盖贈公顧圖南寔主之樓去公舍幾三百步每旦必肅衣冠揖

予寒暑陰晴無閒是時予方讀禮書不甚親舉子業公輙以溫言相督嘗曰日出事生天下寧有無事之日耶且先公既捐館今從此欲求無事更不可得予頗莊之以為長者言辛丑十月十九日予與叔顯送公之葬偶念前語不覺潸然至歸燈下記之

讀王先生會卷

王梧林先生三上公車不第庚午其弟槐里公

舉於鄉先生笑曰吾不能看遮陰幗先進賢冠
也乃避喧景德寺樹中閉戶竄經書文百餘首
每一題脫稿輒以商之先君子至生財題先君
子曰伯欽固好舉子何事龎經生口吻為先生
翟然曰云何先君子曰是題須見經國手段乃
佳中四句何不開講而強串二比為夫練格之
語何先生搖手曰遲我十年讀書當能之今雖
及矣明年鄉卷出先生心服先君子誦其言不

休然先生墨巻云如徒惡理財之名而又無生之〻道則國家将焉賴哉此等殆非経生語也

壬寅閏月十八日記

雪夜

小飲周叔明第雨霰紛集黙念疇昔此時便着屐登山去也帰擁牛衣寒燈無焰展轉久之乃遂酣臥遠雞亂啼紙窓如晝啓扉諦視則雪深半尺矣昨嵗孺和臥病余亦倦遊窓外玉塵無

情照管曾作調瑤華相賒檢之篋中墨痕未舊忽忽又一年矣頭顱如許半事無成言念童遊猶如昨夢偶檢中峰語錄有雪夜示衆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孰解當機作水看只為眼中花未瞥敝窓猶看玉琅玕讀之惘然復記於此

口業

辛丑臘月初二一日王孟鳳約會放生世長先往

余與陳繩伯沈脩幻至西禪禮白衣大士然後登舟偶言友輩中有夢遊地獄者不覺出一戲語孟風云方與世長約會日勤〻念佛不作戲語如兄言依約受罰余聞之悚然年幾半百尤徙入穢箓然後知戒可愧也因默自觀省三十年來口業種〻不可勝懺所恃平日絶無譏刺短長之心第事觸于前言衝於口恰中戲解即心知其非是莫能禁也從今懺悔永不復作然

恐強制口業增長意業書之以自惕

東坡石竹

文與可寄子由書云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擬材萃於子矣時坡守徐州故戲云爾予實未見與可墨竹而竊謂坡翁之作決不依倣與可不然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坡謂章七書必不佳正少其從門入耳而其自寫墨竹乃必有派耶今日得石刻一幅於吳郡之陳雲卿

簡遠蕭散絶類坡之爲人而姚江錢緒山嘗記其始未頗恨蘇氏之學雜於藝而未精緒山嘗遊陽明先生之門意欲借此以排蘇氏夫使陽明見坡翁之竹其論故不爾予然後知從門入者果不佳也

戲書

梅花方開新釀方熟河豚方出氷是一時絶新光景花之有蘭果之有橄欖富之有離騷糸是

從来絶異滋味碁夫花之光水之色岕茶之氣
世界都空無所着其耳目口鼻矣

陳先生

今日讀樊玄之先生智評載吾鄉陳晉卿先生
守開狀頗悉蓋所謂心勞撫字者歟陳才料寬
敏知見過人其綿繇倢馬審盜救荒皆有成筭
而頡乎其機之捷鋒之利也豈非才術哉其文
便賞雅稱其人穆廟初文體創変吾鄉之善短

調者必推先生與公旦許先生世謂之陳許亦云許陳不虛耳陳既鄉試意頗自得以文呈許而許秘其稿不出陳曰吾所畏惟午耳許笑曰子又以予奚畏哉文章相賞今亦不可多見矣

牝馬之貞

癸卯季秋五日訪雪浪師於海音庵師問牝馬之貞如何予舉朱註順健以對師笑曰不然太地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然却無正知見故

曰衆生獨馬則否余家廐中畜一牝者收人言他牛騾等行淫無度獨牝馬受姓絕不與牡相文故知坤不取龍謂其淫也牛不言貞謂無度也余聞之驟然曰如師所說聖人是真語者實語者夫易之辭係豈易而談哉

王先生

主性海現身宰官既叅雲棲便修苦行担水斫祟和衆作務斯亦根性之最利者矣常作戒殺

文以勸世人其言淺而易曉通而無礙販夫稚子無不了知然袁小脩語人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而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爲可羞參透此語於脩行更是着實雪浪師云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嗚呼盡矣

閒雁齋筆談卷之四

聞雁齋筆談卷之五

鹿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試茶

茶性必發於水八分之茶遇水十分茶亦十分矣八分之水試茶十分茶只八分耳貧人不易致茶尤難得水歐文忠公之故人有饋中冷泉者公訝曰君故貧士何為致此奇既其人謙謝不解所謂公熟視所饋器徐曰然則水味盡矣

盖泉冽性駛非扃以金銀味必破器而走故曰貧士不能致此奇賤也然余聞中冷泉故在郭璞墓墓上有石穴罅取竹作筒釣之乃得郭墓故當急流閒難為力矣況必金銀器而後味不走乎貧人之不能得水亦審矣余性蠢拙茶與水無揀擇而云然者今日試茶聊為茶語耳

紀遺

永樂甲午峴庠起送坐員止五人一日曹瑜一

曰戴義一曰陳劭一曰王永和一曰夏杲是年皆中選而永和後爲名臣此亦一時之盛矣邑志詳列姓名而不及赵送者止五人五人者皆中選事載偶武孟醉吟録中

寒食

介子推被焚事左史皆無之其說見於劉向新序司馬彪續漢書周舉爲太原令乃以寒食禁煙人多殁死遂移書子推止禁煙三日真是白

日說兒話哥子推有知未有不笑倒地下者晉
文公封子推綿上之田曰以志吾過夫既信而
可徵矣安有恨于無祿逃之介山不出至於燔
木以死乎周書司烜氏仲春以木鐸狥火禁於
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此是寒食的據

泖上戲書

一卷書一麈尾一壺茶一盆果一重裘一單綺
一奚奴一駿馬一谿雲一潭水一庭花一林雪

一曲房一竹榻一枕夢一愛妾一片石一輪月逍遥三十年然後一芒鞋一斗笠一竹杖一破衲到處名山隨緣福地也不枉了眼耳鼻舌身意隨我一場也縱朱衣紫後擁前呼粉黛迎歡兒孫鵠立我則樂之自分無福腰纏萬貫逐浪隨風臥莫子母歸問田舍我無其對亦無此志書字抵此舟過南陽將之豐沛漕船塞河炎氣蒸骨欲借劉季故鄉之大風吹我煩熱復恐文

叔滹沱之堅冰無端復合也枚筆狂舞噴飯滿案而其怪余之說不及慱山罏何居余笑曰人有好時者其鄰之富者衣緋衣其人亦勉而緋衣明日富者更衣以出始恨其家之不能酬矣子以予之罏而吾以吾之樂子毋爲緋衣以亂我也吳會之散人佛士家置一罏客至必爇香煮茗貯之時大彬壺以手挄而進之謂之近人矣而不知其習之非性也今余之所欲甚適歸

提齋中曾無一爲即使終無一焉而吾寧不樂也其笑曰即使吾無一焉而爐不可已也故曰獨造成家雷同市厭今夫茶與香天下可愛之品也天下人愛之謂之大同蘇州人愛之謂之習氣知天下之愛而愛之在天下亦謂之習氣出於守心之心而愛之在蘇州一人亦謂之大同故曰人情不相遠也天下不一人也情則自同人則自異乎有香之癖而吾爲不好香之祖

豈相易哉雖然不好香所以有香之樂癖則無香而憂矣吾不以祖位易子之憂亦明矣故曰依傍古人古事成俗見從已出偏見亦經陶淵明好琴而琴無弦世人有為無弦琴效之者蘇子瞻好書與畫為人取去更不復惜世人莫能效也然此不足怪世人也省一弦而有陶公之好故爭為之即無子瞻之名而必求吾之書與畫猶得自詭曰好書與畫也甚矣世人之逐利

而不愛其情也不愛其情者謂之益生夫惟不益生則樂矣陶之琴無弦而吾琴何必不弦也蘇之書畫可為人取去而吾何必不為人取去也吾之興可以如陶如蘇而何必如陶如蘇之為我也某將有蓉而岸上鄰卒有以賭亡其馬者哭聲振野張子笑曰又多乎哉夫好賭則賭而已矣其亦大笑會大風從西北來河流有聲舟之膠者盡解是夕焚香煮茗啜之忘倦

沁雪

或云沁雪子昂妾也子昂愛妾嘗鐫其字於石上石勢玲瓏若舞袖方罷而拱揖以趨者竟為世所傳寶海虞錢侍御頗覬之毋奈此石在縣治中力莫能致會令之女病求鬼錢便巫視鬼者詐言石祟令舁之水中女病良愈自此石歸錢氏甲他寶矣後其子不能守歸徐上舍家余聞而笑之朱慎餘問我何笑笑奇章公愛石

意常逆其子孫而趙文敏又以愛妾故必與此石並存不朽夢中說夢豈獨虞山錢侍御哉昔米顛見石輒具衣冠拜之呼曰石大為立拜石壇此老故是可人拜之大之不聞其誠子孫守之也噫衆香國裡來衆香國裡去當爾之時豈復有石乎

遊夢

昨夜城頭看月遂至土山獨坐移晷閒無足音

徘徊三松下寒泉伏不流風行之粼粼而已歸時二鼓而道上人有閒扉立者蓋風氣如春月明如秋其青如黛仲冬之月未数数也今夕微風稍緊偶坐玄雲石傍從松端看月而許孺瞻来遂與偕坐移時孺瞻不耐深語遂歸周行庭中亦復二鼓蓤與二三友輩行至水側夫容千章靜植水中夾岸皆蘆葦一人飛採一花花半艀而旁有二小牌刻畫甚精其辭曰翠蓋風來

動紅粧洗更新前有一白麻色瑩然故人欲之水復有一羊潔白亦不與他羊等麻千年而蒼又千年乃白然不能逍遙長林豊艸間逐逐然群羊而索飲啖殆不可曉也初十日黎明呼兒記之

里中三老

安居半日喜無剝啄聲偶思里中三老人往年時時聚話因紀其縣 孫雷號悚角李時年七

十五少客魏氏能言恭簡公事亦能歌能簫能絲長指爪雪鬢面微紅狀如世間所畫東方曼倩者手操斧鋸營丈室一楹墻壁棟椽皆以意造而與法合雷時時坐嘯其中又嘗製栢如意以相貺頗工巧其婦甚孝雷嘗之信義村婦問其夫此去信義幾何夫曰二十里婦亟熟餅餌倩余家童子追之毋令翁餒也

吳謙號心田其父默田以裝潢起家師事屐可庵得畫竹法

其佳者襍大常公筆墨中或不能辨豫亦善畫
竹灑然有致狀貌魁碩如武人介士軒、行市
中項出入頂上好啖餅餌不飲酒其言粗爽濶
大聽者鼓掌年八十猶與小兒爭沒經時伏水
不出卒時年八十二王彪嘗貌其像真得性情
者也　伊伯陽號古峰長而碩少縱酒及色絕
不喜談養生事卒時年九十六八十時陳員外
王道貽之杖伯陽持而往謝焉歸則曳之而行

明日不復御矣人問之曰空手行何不便而以杖為年九十餘始究慾所啖食頗多而飲亦不下数斗余嘗過之伯陽方啖西瓜其大如茶甌笑曰安期之棗如瓜吾瓜如棗矣

沈先生勸蛇事

杭州沈老先生稠妙解佛法一日與友人五六輩之山中遇巨蛇當道或欲逐之或欲避之沈曰是必有異将往問焉問曰汝非有仇欲報手

頤解之虵昂首向沈不去人問曰汝之仇得非在我草中乎頤相與解之其虵昂首如故也已又問曰吾非汝仇乎吾莫能知其因吾恐仇仇相報無已時也頤終解之虵遂俯首而去沈歸就寢夢一人持刀欲殺沈驚覺已復寢又夢持刀者斷其一指痛楚殊甚覺則為虵所噬矣覔之狀頭即山中所遇虵也戒從者勿逐遂去不知所在

吴因之語

吴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此亦名言

薛先生

薛先生應旂乙未北上以元自期一日過唐荊川先生唐謂之曰兄居榜首必矣雖然白下有許石城名㪄者其文温潤典雅會元才也兄其備之薛遂適訪長安得許卷讀之大服是歲許

第　辭第二

周先生

憲副周先生美嘗以父病禱於神神降乩曰為汝父四十年前稗當相救先生延筮者不誠詈之父聞之曰瞻室貽貽如此乎先生訝而請之父曰吾少事其而某與鄰某不相善使吾以稗亂其苗吾懼伐天和又主勢弗能禁也遂熟而布之此事已四十年徃矣先生相視大駭父病

亦尋愈溲善飯數十年而卒

觀東征獻獲

予以三月入長安則聞虜次周山又數日而虜去又一月麻將軍以俘獲獻天子天子命金吾縶虜人而陳所獲鎧甲兜鍪旗幟器械之屬長安衛上令吏民從觀之予與金季化顏遂之同往則路上人吼吼相逼而走已聞呵聲漸急則大司馬田公也時觀者已如堵余與二子旁人

肩而入見每車二輛盛砲一幹碩而膚滑其蹷或鐵或銅光爍爍射人目所謂佛郎機者也美哉其衛陣之健卒乎已觀旗則夾道而竪皆輕緇為之又畫以五采如瓶鏍花勝之屬其短長各異其幹冄其幅狹其上或書左輪右輪字或大方廣佛華嚴經字其文楷而不怪而又有若紈扇而大者鷄羽之燦者綴之鳴鈴鏑鏑然或曰此虜幟也倘或然歟旗之左右車各五七輛

所載皆銅硊鳥硊鉛錫硊余聞之江南父老云甲寅之亂倭奴畏鉛硊特甚時已有投虜以射利者今四十餘年宜其多若是矣車盡則為戈矛亦夾道竪或銳或角或枝或角而枝品以十計刀之品凡四其居室者其長技也邏卒按其室而操之作奮擊狀腥風颯颯若倀啼而鬼哭又況乎操其二張翼蹋蹷以趍而有不披者乎哉故曰此猾虜之長技也弓𢧐而長鏃利而多

稜人言虜射必置之地上果然而旁又有東百十乘則所獲衣鎧靴盤軟細之物選卒守之竟莫肯發而司馬公頋守者取甲若鍪計其類条四三付卒之徒者着之而立馬上赤日耀之如曙星如虬鮮銀白金黃丹猩黑漆以手按其文則細滑密緻矛戟之所不能刺也鉛石之所不能透也其鎧馬者尤嚴余所見馬一如老康而差肥絡其首若腹而鞭之其影如瀉我馬見之

跳踍而已矣

觀東征獻俘

獻獲之七日天子御樓受俘將驅之西市斬之既就縛諸官人緋衣躍馬馳歸私第衛士戎裝權盾戟立長安門外道旁觀者如林多攜鞍而遠望塵起風湦則群䩕出長安門矣余時望見一小樓亟登之樓上履滿不可置足則踍一馬上群馬為象所衝亂踍而走不可止余乃下馬

擕金季化手立沙上沙没屐會有兩童子夹而翼之始得縱觀虜皆紅衣紅抹角敉〻而行貌無弗寢者有邏卒戟手罵曰公鬼胡不早校死而費官家萬〻為且令我婦子不相保也言訖泱潸〻下時有一跛卒及一人坐沙上跛者曰孛䩉之亂吾時戍寧夏守城會有義烏兵三千但山而陣孛以萬騎從山嶺衝之殘血成池三千人無寸骨完者曾未及炊黍時余心痛焉不

覺失聲墜城下然幸生還今吾子復戍於東〻事平可幸無患然吾聞東征諸帥數年來負貂璫及大姓金鈔各萬〻勢必取償于餉軍者吾等亡無日矣其一人曰虜縛象所時有與其故人言者余就其人問故曰此貂興某也殺其兄而投虜冀免誅今竟懸首西市豈非天道哉若爾安所得渠魁而獻之也跛者點頭不應

林會元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徃徃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穂行歌聊無怨色後官吏部卒于邸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歛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玉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張可為知人已

淵明信遠公

戊戌予客長安四月初八日孟鳳邀予訪度門

瑞雲寺聽說楞嚴五因信宿而返今年有戒嚴
者說法華大義於東塔院孟夙扗往過之亦以
四月八日五年之間再同斯會令人慨然時有
隨喜者既入欲出輙引淵明自觧予聞而笑曰
昔遠公拄淵明入蓮社不果後許飲酒乃往夫
必許而後往當時之信遠公未有如淵明者也
衆客絶倒

張林宗王石禎

大梁尉氏縣張林宗名民表自言十七歲時病且死忽自念言竹林之勝在汴城將往生爲其神遂出尉氏北門入汴東門且至竹林矣見鞠毋遂托之而生甫洗沐輒言曰我故尉氏縣張民表也慕地塋來此毋大怪將殺之見一神人披金甲者言曰汝家世有善報故付此兒若欲見殺請携以歸遂雙手捧兒出汴東門入尉北門則林宗瞑已一日矣既甦使人至汴訪之鞠

母曰兒墮地忽言將加害輙死異哉佛言隨念往生林宗其徵歟陳古句之父嘗為尉而薄聞之林宗云汝南王伯楨亦為余言林宗夙根甚異自結褵至今夫婦設榻相對晨夕禮佛不休其母劉夫人黙察之皆童身也伯楨與林宗同舉於鄉其人毅遠真素苦心學道今之友筆罕見其儔

韓退之云髮透齒豁不見知巳故自此老上書時語也知巳何容易哉予嘗有言豪傑無平交真人無知巳近世以来如張江陵必殺何心隱而心隱自謂必就江陵之縛夫心隱何如人耶當其面、相覯不交一談一恢弥天之網沿之釜中一投必死之凋馴其機數目精相喩肝膽盡出心隱再活不得一着江陵再寛不得一籌所謂真人之知巳非耶今世座主門生謂之知

已直蟻聚耳然韓子齒豁二字自是有味今日食嬰桃上一齒三分之一無瑞冷風閒〻從隙處入也此所謂齒豁者歟午睡昏〻頹然自笑

論治眼

齒病劳之眼病安之此從来不可易之語然治眼亦須少劳不宜久逸余嘗病赤眼瞑坐数刻脚洏厳面輙作睜目狀左右旋轉數百次便覺氣爽久之亦愈乃知天下事亦有不劳而久逸

者也今日夜起看月獨坐旋目偶思及此已就寢夢見古物数百枚中有二鏡大者周尺餘小者徑寸余取大者視之㸌然眼若蒙利已取小者一人云此雪銅爲之葢古所謂江心者與照之凉沁肌骨予聞古鏡能療目疾常恨不能致佳者夢中得之豈非還明氣象乎

談言

周侍郎思敬號友山江陵門下士也與耿天臺

相友善天臺既忤新鄭家居侍郎嘗爲江陵言之穆廟改元江陵以郎署起天臺田間天臺遜避不進江陵嘗謂侍郎曰爲語耿天臺當一出及吾在也侍郎舉感言曰天臺老矣豈能婆娑郎署間向諸少年作折腰態乎休矣江陵頓足頃之遂改太僕少卿天臺乃出又鄒南臯劾奏江陵奪情非法事江陵怒甚欲甃之杖下侍郎憂之銳意爲鄒解圍遂入見徐謂江陵何怒江

陵語之故侍郎笑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化為烏有矣天下事大此者凡幾皆政府身肩之柰何以天下之身為一豎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竊政府喜怒也江陵意解鄒竟免死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斯之外沉生死之機已

論文

許元倩携其文字来看頗是平正通達不作世

上影響掇拾之談可喜也但元卷常秀容魁卷常疏通則此猶似未辨耳因謂兒子作文無他法只要深入題髓跳出題外深入題髓觀題之意跳出題外寫題之情觀題之意下語不迹寫題之情運筆不滯然此非余言之也馮開之先生教人深處更深一步直入針孔然後盡從筆尖上拈出近世文士亦知深一步法欲從筆尖上拈出非大圓通不可幾也

趙道人

庚子冬僧懷愚禁足玄祕閣上道人趙玉林年
七十餘事師甚謹每夜半輙煑湯溫餅餌候俟
禁寒不少怠其徒從外歸有持棗栗遺道人者
輙盥手而藏之以奉懷愚而懷愚亦不自安嘗
言吾何德行柰何勤苦老人脫老人復然吾寧
高枕卧不復徑行念佛耳一日余與顧孟兆訪
之孟兆目予云誰謂懷愚無益於趙吾入玄祕

閣而諸沙彌兩顚無弗默〻動者予謂孟兆不
意公等〻能覩色積厚之光蓋可誣乎哉

心月

淨心之徒曰照明號心月面白而麻舉止恂〻
早夜持圓覺不休年二十餘病死將寂淨心取
其所御衣置榻上明笑曰來時着何衣隨地留
以供堂中給事者何不可而蓋死人四大乎請
亟如法焚我有問及者但云已朝海去矣遂瞑

記潘姊丈夢

予姊丈潘對峰名士元孝友剛介誠然君子人也萬曆甲午春暴卒先是館於青浦得一夢甚異夢青衣數十人喚對峰對峰曰誰名青衣者曰汝有罪故相喚耳對峰恚曰吾生平正直即不敢自謂有德安得有罪則隨數十人偕行至一泒流水洋洋橫亘一木水上對岸殿宇參差一僧謂對峰曰坐殿宇者聖賢也常人走木上

有罪則沒入水中對峰問僧曰吾將誰從僧曰汝從木上行耳對峰自念人生當坐殿上奈何效常人行視其木危不可渡則故作數武越之青衣者從傍睨視切切若數其武則對峰行愈疾既渡岸傍見一冢人立而言曰不必前與汝皆冢耳對峰大恚曰畜何敢言行數武又有一羊特趑若使為羊者對峰愈益恚甚前一吏謂曰從此入則入一門王門也轉廻廊至一殿則

世所稱閻王者在焉黑面秀眼冠忠靜冠據案
而坐牛鬼蛇神森立堦下堦下吏使對峰跪對
峰不可挺而前問王曰吾何罪乃相喚乎王謂
吏曰對簿吏取一簿呈王王執簿笑謂對峰曰
汝不可謂無罪也汝為吏時而好譏議人又私
其人雖汝墮畜道矣汝何無罪歟對峰笑曰王
誤矣吾安得吏吾為弟子員生平讀聖賢書慕
聖賢行事而家貧困前年奪吾妻數年閒奪吾

父母常自恨生不如死吾安得吏而應墮畜道乎王閱簿艮久变色曰誤也雖然汝既遠来則使見汝妻焉轉盼間則見余姊立庭中遂相持而泣執其手若氷對峰又懇之王欲一見父母死亦不恨則父若母隨念至矣望之大慟遂覺覺時汗浹腰背舘中童子聞對峰忽〻自語者幾二鼓矣俗以為魘故弗敢呼也對峰為余説如此是為癸巳七夕後之一二日後八月對峰

死

紀異

甲午初秋余從顧升伯夜飲聞王子晋家僕婦為妖狐所中叩其故則曰婦方夜績有飛蟲集火上撲之遂不省人事夢中妖也或曰日来言狐妖者紛紛矣余歸時則金鼓鈴鐸之聲徹於四境甚有持釜而擊者數十夜不休縣官禁之不滑一月于西關外酒楼上捕一道人盖言妖

者也搜而考之則有數百紙偶人繫腰裾間皆以小鐵線作手足狀曰吾呪則紙人能飛去有鐵線所以傷人吾又呪則能收之余聞之笑曰使道人能飛抵人可謂得呪矣乃不能呪使毋捕乎恐其術不至此後械街彈所又拷之輒哀鳴曰吾術何能飛紙人也吾聞境有狐妖故作數百以相煽亂以為收者若干矣吾意不過得錢耳乃殞其身愚人哉真可憐憫也然言狐者

竟莫知其源後又聞之是時一府皆然柳又異矣

聞曲

喉中轉氣管中轉聲其用在喉管之開而妙出聲氣之表故曰微若絲發若括真有得之心應之手與口出之手與口而心不知其所以者嘗聽張伯華吹簫王季昭度曲麽幾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東今日納凉張時可亭上聞徐

生歌大有故人風味不覺快然季貽歌者也微言冷謔雅冠一時後為尼數年化去五月廿六日記

詩畫

蘇子瞻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楊用脩曰此語似偏畢只道補之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李宋甫又續之曰畫不徒寫形正要

形人在詩不在畫外正寓畫中態以道用修宏
肯皆聰明絶世古今奇男子也亦安心為長公
虵足耶姑錄之將使三家村學究咬牙提耳月
日爲學語小兒解說萬遍則未必無小補云端
陽日戲書

沈生

少不解事頗好狹邪游每與沈生清吹劇飲徃
徃達旦有歸先生者年七十餘矣亦與生狎客

多笑之而予獨愛其婆娑自喜之狀生或怒輒為之解圍生謂予吾儕遊老少間頭矣故不若君之左祖老人也爷笑曰正恐後人復哀後人耳今歲癸卯予既五十而沈生来自吳興觴於愧古堂中竹肉遞陳談言紛起生覩坐客都無故游相與追話其事不覺潸然王孺和贈之一絕云滿堂絲管間清歌宿昔風流較若何暗指少年都不識故交一别已無多生大笑引滿頹

然竟醉

仁脉

達磨面壁九年影留石上魏恭簡名工鑿之深三尺有血濡〻出石端工乃止當時之聞者驚相告也優填王思佛命刻栴檀像世尊下忉利天時像亦出迎三匝三應世尊云無爲真佛實在我身此非神通故是仁脉耳易中孚之辭曰豚魚吉解者曰豚魚無知之物以况不可化誨

之人覽之不覺失笑

雁齋筆談卷之五

聞雁齋筆談卷之六

廉城病居士張大復　著

任公

故人夏惟訥好求遺書能識字士風世故多所抄錄嘗藏一篋甚祕其妻莫能見也惟訥且死妻往視之僅僅乞管數十枚抄寫雜記百卷而已此亦吾鄉之一奇也故嘗為立一傳今日得其所錄備倭始末一本中載任公寄予二書辭

自忠壮附錄於此其一　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数悪滋味嘗些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楽国也讀書孝親無貽父母之憂便是常々聚首奚必一堂哉其一　云我兒細々叨々千言萬語只欲乃父回衙何風霜氣少兒女情多耶你老子領兵不能討賊多少百姓不得安家嚙毡果草此其時也安能學楚囚對兒等相泣幃搧耶以後世事不知若何幸而承平則父子享

太平之樂不幸而戰不勝則夫死忠妻死節子死孝咬定牙関大家成就一個字而已可與汝毋言之不必多話嗟乎世之論任公者以為不愢大夫死綏之義今讀其書名之下寧有虛士也哉

貞烈

碩貞婦王氏女歸烈婦陳氏女此誠間氣之鍾積善之慶也異哉貞婦聞変成服拜而不哭便

欲守夫歿不復歸寧之義而烈婦投火不得自縊不得或勸之從容守義何不可而憂汝母為烈婦曰吾籌之審矣興廢家國所時有至此不可守而自盡毋寧及是時耳料理周身事甚具遂絕粒死語云從容中道其一貞一烈之謂歟吾鄉吉祥善事近世多有往往出士大夫名家後如吾友許仲嘉之刲股言或及之頭面盡赤默默移時殆非世俗之孝也

王先生

王伯欽先生古貌慧心　好吟喜飲甞自號醉愚又號倚梧吟叟辛未甫釋褐即遺先君子與沈聲遠書云秋氣漸肅池上芙蓉爛開兩人徘徊山中若蓬壺仙島相知三四人舉酒相屬呌呼鳥々寧復念王大拘廹拳孪之苦乎又曰黃花白酒偃仰泉壑何日忘之又曰麋鹿野性終在長林豊草間耳已令歷城遷臨安竟以懶罷時

提一壺與張師文周芝孫韋酣飲山阿吟咏不輟視世事泊如也與弟德安守幼文至性友愛晚年彌篤嘗邀先君子過西園坐臥萬梅館中輙懷母太夫人德安公不置其詩云狂風號五月一夜水澧〻細竹鳥雀墮閉門霰雪飛厮嗟母子遠復嘆兄弟違如何酒未醒夢逐淚沾幃又嘗與先君子書云暇則縱帙獵奇倦則擁姬酣卧大丈夫不得志便當聲色自娛情辭疊〻累

百千言予嘗集其書置一簏高可三尺字畫遒遠不減率更令惜為人取去今日偶得先生倚梧吟追想故人風味遂不成寢其詞曰飲酒未必醉倚梧便長吟涼風吹苧衣逍遥開我襟朝朝白雲飛〻彼高山岑暮〻孤禽還想在中樹林白雲共飛鳥孰知浮與沉朝〻復暮〻孰知古與今

夜泊論友

偶與四方兄弟歡劇累日紫翠互施宫羽迭奏真有無量快活無量進益今夜舟中被酒達旦無寐忽思吾里中五六兄弟愁如調饑也乃知附近深交如飯如茶如肉如酒但有醉飽時那有厭棄時不知味者妄謂常品無奇此倉皇下咽不經齒嚼者耳海内慕尚之友譬如親賓設𢯱雞猪魚鴨大胾與常用等第一經庖人俎膾賓人鋪設便增氣色令人有且敬且感意若夫

意氣之友故是山海奇錯卒然遇之食指自動錐裂鼻析吻縮舌澁齒若自見其所甚欲不能不食然亦不宜久食至于真正相知則人身之元神也非飯非茶非肉非酒無色無聲無香無味但覺有之則肢体輕安肌膚淵壯一日損之神氣消縮緩急失之腰背麻痿吾烏乎知其所以然而然耶故夫相知談何容易管鮑之交遇其匹子長之傳通其意漆園之相視而笑莫逆

于心傳其神

記作傳

風俗不雅純正是長幼卑尊之情太洽不及禮耳太史徐伯衡以禮率人卑行肅然不命之坐不敢坐也友輩有以真字推伯衡者心領之每誦其言以為知已余交伯衡久矣當是面不譽人背不毀人非忠益之数不以勸人者耶家世長戲貎伯衡于扇端余心許作一小傳緋細不

眾何者真者之性方日進其道未應傳也甲辰七夕後四日記

寒窓戲語

抱影寒廬夜深無寐漫數樂事得三境焉其一曰禪喜一室十圭寒蛩聲暗折脚鐺邊敲石無火氷月在軒燈䙝未滅攬衣獨坐如遊皇古意思虛閒世界清淨我身我心了不可取此一境界名最第一亦有倚紅大師蓮花不染苦吟乞

士不碍真空一動道塲方斯邈矣其一曰人殺
窮陰殺節悲笳乱鳴撲面驚塵穿骨飛雪御故
寨寂鵲截陰山萬里沙塲僅餘鬼哭肅陣歸營
氷月當户淵引清嘯指墮膚裂此一境界差足
神王亦有專城老將出境便還長勝名家尚留
殘孽非田能之頣姑舍是其一曰豪舉畫屋曲
房擁爐列坐鞭車行酒分隊徵歌一笑千金樗
蒲百萬名妓持箋玉兒捧硯淋漓揮灑氷月泛

缸我醉欲眠鼠奔鳥竄羅襦輕解鼻息如雷此一境界亦是賞心亦有年少王孫擁姬酣卧壚魚墨士典衣論文既腐既酸所樂不在

燈前自語

原夫男子之事故少樂而多憂不謂雞肋之人亦好難而賤易燥濕輕重不涉其時幽快娛悲每狎其變見抱甕之興械薄視機心感磨杵之多勤恥言順運乃至愛月性也悲笳吹落霜天

媿則愛之情愈王徽歎情也曼聲瀰盡羗人淚斯情之感弥深病非所患但使面留五骨不愁二豎之忽膺貪故自甘不必家餘宿舂常望三径之客至不貪虎子好入虎窠未見龍珠欲攖龍〻怒捫心自分據理有由昔老氏無為直須絶學惟宣尼發憤然後忘憂常樂豈入門之方上達非修道之教客聞唯〻余心否〻凡所有相盡是虛妄世人以苦為樂不肯空其所難吾欲

以樂為苦敢復住于所條首銳是方難甘圈牢之養眉橫髮羞鬆兒女之觀借此筋骨度彼年華非則兩皆非是則差近是苟全微尚任笑福輕

陸彥先

彥先怯蝨而怖鬼性不好洗沐友人強之掉臂遯去甞行山中有蝤集其裾截裾而走喘行百十步猶不能休偶夏月宿友人家誠主人必使

兩童子候伺母令兒瞯也俄而覺則童子已視其寢休沐矣彥先怖甚取被蒙其首屏息門閒後童子至惶遽從門閒出持童子肩狂呌欲絶童子疑其鬼也駭汗病幾死客謂彥先曰君怖鬼而鬼乃憑君為童子祟非鬼祟童子也君直兒耳彥先笑曰吾故挐童子之来以為脫于兒矣而烏知為祟乎嗟乎如彥先者真可人矣覯其詩格冷〻然有風舉態識者以為此道中散

聖今未見也

燈下慄先輩

余自非角及冠侍先君子往來親賓家絕未嘗有抗禮之交每見朝列大夫王先生揖後北向坐方令童子布席呼余就位必呼行長乎字至余年五十猶然見葉先生雲嶼稍稍款曲余心懼甚以為先生之外我也今世少年周旋長者間言笑自若豈人心之不昔歟余于吾鄉名兄

弟間猶及侍四王三碩如奉政之和毅朝列之清真臨安之古渾德安之坦亮莒州之豪雅歐寧之沈敏孝廉之開霽許人如禮無惕于心

見玄

僧見玄周姓坦質無它腸自少重聽見人則笑人或語之不能了則笑不可止喜從予語知予病目玄心憐之今夜予乘月色訪古松于玄舍予却立柏影下使童子問曰松師在乎玄掉頭

不顧而去予心知為玄也亟呼之玄大喜過告其徒曰元長眼差矣乃能從栢影下識余因跳躍不自休予笑曰借使君能酬童子問幾失君矣因與松師霽澄輩話其事不覺悽然昔龐安常病聾求診者必相眡以筆東坡居士云君以眼為耳吾以手為口皆一時異人也萬曆年月日

玉蘭堂夜話

張子之友許公舜既死七月得一子曰孺瞻孺
瞻生十八年而公舜擧孫孺瞻飲張子張子嘆
曰快哉公舜之有孫也宜哉余與公舜交自今
上丙子于時同擯于主文者相與徘徊陽羡山
中久之而歸時公舜方翩翩年少然其情念已
居然長者又八年公舜死世人悲公舜之死不
幸無子也而今有孫使公舜在春秋僅四十餘
耳夫使公舜在而得孫世人之得孫固有不待

四十者矣夫何足快孺瞻生不識其父而公舜死然後有其子今又有其孫余因公舜有感矣昔余大父之失怙也甫三歲曾大母憐之大父泣亦泣笑亦泣既長時以衫繫着大父額角上沾沾喜曰異日者庶幾偉男子哉已又未嘗不泫然泣也大父常自言吾五六歲時夜半起如厠見明月當空雲物如錦亟呼吾母覲焉母立月下顧自見吾母子影淚潸〻如雨會有雁憂

然長鳴悽黯欲絶其後又十年而得若父母且喜且悲自言可幸無恨嗟乎余因孺瞻益有感矣公舜未有子而死而今得孫後死者見公舜之孫而尚未有子誰謂公舜死而後死者生也許叔顒曰難言哉難言哉天地既闢吾與物偕入偕出與其機未有知其所以也而迷者切切然議之小大修短近遠張子不對顧侍者書之

世無窮途道喪分別與之所到不妨嘔出驚人
心故不然也須隨場作戲開眼便覺天地濶過
鼓非狂林卧不知寒暑更上牀空箕老驥自壯何
閑唾壺蓮花不染曾出泥下是以維摩榻伴天
女觧禪摩登室中慶喜證法即腐即奇非花非
幻漫露淨丑之脚恣逞兒女之歡看他布袋糊
猻東跳西勃始知門前田地水綠山青當場儡
傀還我為之大地衆生從渠笑罵詞共一百二

十首

剩語引

天地剩氣也日月河山剩影也人鬼鳥獸紛然錯然剩夢也竺墳魯誥剩典也詩賦古文舉子業剩語也盖得道之精以遊無窮而其土苴以為不化之物則必有剩剩與剩相尋于天地日月河山人鬼鳥獸竺墳魯誥詩賦古文舉子業之中以至世出世世間謂之不朽謂之不滅總之此

不化之物而已矣余年十二而自以其意竊為文章父師見而笑之又十年而以其叅浮沈于丗什一收之什九棄之又復三十年而什五棄之什五收之什二憐之什一歸之男子之義有敎而無憐余弗敢受然余亦弗敢以收之歸之者為是而棄者非也故錄其剩語以俟後世有楊子雲不者剩之敉篋剩之蠹腹則已矣嗟乎余之剩語如此而已矣頋影自笑胡蘆中有張

元長如此而已矣

蘇齋二約

飲酒約

性好朋友又有天幸不重絕于當世之賢豪長者故自數年病目以来強頹陪侍非為飲食將以領玄旨開笑口也乃者残光增蝕漸辭白晝維喜客之性不能自禁然而動止倉皇戕啗狼籍客方起立我則宴坐我欲舉筯客正引盃顛

之倒之可嘆可涕當爾之時好友周親必然憐我夫以憐我之故使諸君臨食不樂我則何安此其苦一矣又行酒青衣無論頑鈍即諳曉主意豈能自忍喜怒之情見客迷謬必然發笑我料彼笑情寔不堪彼為中節之歡而我有不言之恥此苦二矣又長隨奴子我所寄視凶醜之性公侮其主蠢然下走求庇于客或若止防主怒不顧主羞或恃客愛主為主生答此皆吾所

不見實則人之時有其為苦三耳具是三苦毋柰彼何敢告朋友慎勿召我若我為主不從客作客亮食客怒不食便請別去我心之苦甚于之宵之

作文約

生平識字不滿數行為人作奴已盈萬紙傳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其然豈其然耶迩来病悸終夜怦怦客告我焼却筆硯勿藥有喜此徒安語耳使吾文可以淂悸文何患焉然因是少謝

户屐但乘興為之片語會心欣然竟日久之病亦良巳乃知筆墨作祟正為俗下文章使退之受金何妨譽墓昔長吉無命豈關嘔心便欲斷鬚萬餘運蓮數百曰尔不見蠹魚無目飽嚼群書殺免不言揮染五色者乎汝既傅粉難禁出塲然恐率易之習不易消除請覓對症之方從吾所好唯是墮地以後種種貪求乃者饑病所驅老不戒得欲別俗鬼無出此符諸君慎勿笑

我交不匿心士故有癖耳　　寒窓戲作二約
付長鬚掌管客至便以眎之客或嘲我不赴飲
損趣不辭金損癖者輙荅曰正是學趣不赴學
癖不辞也時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七日病
居士病居息舫中不窺户者三十一日矣

茶說

天下之性未有淫於茶者也雖然未有貞于茶
者也水泉之味華香之質酒瓻米𩟗油盎醯罌

醬任之屬茶入之輙背其物而滑賈奸之馬腹破其草而取之行萬餘里以售之山棲卉服之窮首而去其羶薰臊結滯腸煩心之宿疾如振黄葉蓋天下之大淫而大貞出焉世人品茶而不味其性愛山水而不會其情讀書而不得其意學佛而不破其宗好色而不飲其韻甚矣夫世人之不善淫也遂之怪茶味之不香為作茶說就月而書之是夕船過魯橋月色水容風情

野態茶烟樹影笛韻款竅種〻逼人死矣

雪窗自遣

窗隙窺見同雲簷茅不聞集霰無樹飄花片〻繪子長之壁不粧散粉點〻糝原憲之羨布衣自短猶堪絮趣風中足指畫穿行看鴉飜城角屋張融之舟游情訪戴壓范史之甑礪志卧袁党姬故解煮茶敲石無火王仙即思披氅貨典鷫鸘或云檻外封條悵望山陰之有椽俄閒庭

前折竹驚看筐內之積梠玄陰脉〻手鄉嚙之
與皎日增光玉屑霏〻孫康映之覺虛室生白
織兩髮之絲文成雲錦飛覆體之絮王竑長空
恨無道蘊奇才比物見推于叔父不數王元褒
右迎賓式重于暖寒漫看剪水率爾雕冰

祭樊父文

維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我師棠翁樊夫子
以疾卒于楚黃之正寢是歲五月十四日訃聞

崑山農工相與哭于野市人哭于巷門下其〻等各採辦香哭奠于生祠下越五十二日緘書函帛拜授使者而為文哭之曰嗚呼痛哉夫子而果逝也耶日何歲而弗罹于天斗何旋而弗居其所而夫子果非逝也耶則夫泰山之或頹黃河之時竭蓋事理之所必不然而亦有不必不然者則又何必致疑于天之不可問而使善者怠不善者肆耶第其等之所瞻依而趨步者

唯夫子之為質既攀轅而莫挽終翹望而靡極即遂為天外之冥鴻深林之威鳳奇文秀理猶是以陰長棊等之骨而作之氣而今遂棄我弗復返矣天乎天乎荊山之璞剖而未耀于天下也耶合浦之珠蔵而不久媚于澤也耶其記白玉之樓而去耶其乘王子之鳥而飛耶夫子之生也人之君子今之古人道之龍象類之鳳麟其在崑也衆人之母學士先生之父而胥吏之

神君縣乎白雲在望至性遄發揮清風于懷袖委章綬其如脫夫子辭崐棠陰滿庭崐思夫子惟蘗惟冰此固智愚賢不肖之所共知而共信抑亦當今有志者之所願附以為同氣而同聲而某等竊窺夫子之貌想像夫子之心有深而不可窮者不然而何其度之抑抑而色之溫溫商城無鑛崑人有生尚不足以抒夫子之萬一而夫子亦邈然深思以為此何是云天乎天乎

詎謂舟中數語已奏雍門之曲楚水茫茫遽聞山陽之篴也然昔日緘書夫子獨坐廬山之頂今日書去某等會哭臯水之濱天乎天乎誰與之多而誰不盡其施也耶誰留其有常而誰奪其無常也耶天耶人耶命耶道耶夫子其果道也耶果非逝也耶雲耶松耶鶴耶仙耶江流吳楚淚洒西風夫子聽哉如聞其語如見其容尚饗

祭沈元澄哀辭

維萬曆三十年冬十一月三日是為仁兄沈元
澄窀穸之期其歲壬寅其月壬子其日庚申其
教下弟張大復東募酹酒寫我哀思其辭曰痛
乎我兄之死也光明磊落之度飛揚掉勵之才
軼群袍倫之志發憤忠益之辭談笑胸開排盪
氣振有骨非賤无病長貧人之君子今之古人
憶與兄交歲在癸酉白門把臂倚馬數言兄不
悵子之無賴兮不鶩兄之過方雅操相先務存

道奇文共賞不後人或兄俞而我吁如虎之爭不必上殿或我嘲而兄哂同心之誼利于斷金兄涉西岡我先布席我從黃潭兄蚤迎門村上花開時〻班荊道舊酒後耳熱行〻指是瀟中換壺角奕我讓兄才冷聲微言兄饒我興樂此未歇瞥爾幽明依〻夢裡相逢幾迴顰眉可見漠〻重泉未曉終是彷彿雖憑時開古木悲號意者金石之章聲〻嗚咽徒看秋鴉奮翮應知

薄雲之義片〻天飛性風淩雨還起戟鬚談心
瑞靄祥雲豈是横經論道忽〻數載悠〻我思
所恨墓木若拱貧無短劍懲此芊草未宿畧嘔
寸心悶青客問羨兄正性徒為大年傳寫凡神
笑我後死何不速滅白眼門天昔胡調高之無
和倚風長嘯今胡仁壽之不然又况乎突冷如
斯伶仃似鄰長貲壯志欵〻下泉獨抱孝誠陶
陶永夕征雁嘈〻淚灑空帷孤昂寒枝楚〻血

染江上丹楓吹旐風酸欷挽繫死一盃之土既霞化碧之日何年夜雨傷神空山寐〻丰高凝秀正氣漫〻兄事既終而我何待喬公車過之痛步〻斷腸蘇子質竹之感葉〻成血吊不解彈有弦〻絕何處無笛那忍再聞尚饗

居玄嶼哀辭

山林之性見人則驟野死之質不擾于原故佯狂非聖托盲非真米顛盡緇于書中狂衡撾鼓

以自甆絶代異人風斯邈矣若夫喜怒哀樂不知所措恣口傾倒其意云何挈手行游瞥然而去吐舌陳義俯首便眠人莫能解彼幺不知昔者吾友嘗從事焉故長洲散人居玄墓名愁時外形放浪中心混然挾緗素以東遊儼數廛而至止寒蛩四壁殘書攤案澑醪晨引松枝夜燒興有所至時同千里之彈琴意見輙偏輙如立本之狀匿漫罵王孫非關醉酒大笑欲絶不必

賞心持纖祈請漫擲襪林窘市肆中人爭羨扇
状似野鹿心實寒灰飲如吸川嘯逾鼓吹咄哉
若人可謂犯人之形無人之情任天之放不知
天之樂者也時惟冬月酸風裂鼻凝裘無煖足
指欲穿搔首西望薄遊故園忽膺二豎不及迴
轡嗚呼哀哉牀頭無火被不覆足兩目猶張顏
色如故婦子牽挽哭聲泉沸啟視手足一笑而
瞑嗚呼哀哉頡突煙冷雲釜塵生微嗣僅延蔡

女未嫁子畏蹶死吳趨公望沉魂鄧浦犵〻數子夫子蕪之嗚呼哀哉世上畸人其有総乎

鐵兒葬誌

鐵兒張元長初生兒也母顧氏娠七月生方娠時大父九川先生夢玉一塊墮懐中大如爪有文故乳名曰鐵示非玉文無害也或云七月子當長大父信之然羸甚五指貍如雛具體而已及朞齒骨怒生秀目方口長耳豐準伏犀骨隱

德貫頂見者莫弗奇之甫三歲能誦唐詩絕句百首而尤喜誦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之語大父頗戒乳母不令人見也適有巫媪視鬼者見之訝曰此青州四舍人何在此乳母詈其不誠媪徐曰會當去久之病瘀疹醫禱一月始愈又半月而痘疹見帘竟夜不止是時大父卧聞雁齋中夢至大梵宮叅禮如来一人導之而東阿羅漢結跏趺坐又道而西〻則祖堂瓦甍皆

碧琉璃色莊嚴璀璨一僧結跏坐蓮花臺上以
紅錦覆其首啟視之則兒像也大父放哭而覺
而童子候帳前報兒痘見矣痘九日不發竟死
是為萬曆五年丁丑三月十五日戌時葬之馬鞍
山陰大亲真君殿後年四歲其生以萬曆二年
甲戌四月十二日丑時既葬嘗欲誌之不果今
年己亥余再遊燕臺三月初九日道經潤州夢
兒笑語如曩時起而為之誌嗚呼夢而生之憂

而死之入夢而契之誌之惡乎知余夢見夢也
耶其有夢之者耶嗚呼此可以觀人世矣

馮雷葬誌

清河張元長之僕馮雷字子靜以童子事先大
父大父卒事先君子勤苦自勵未嘗以智先人
以虛駕物往往見信于里之長厚者先君子既
卒予不能事家人生產多困之老僕之狡者輒
謝去雷獨依依惟力赵舊業是望予既病廢則

又望其幼主終始不懈年五十二妻潘氏少雷十二歲早夭葬于馬鞍山之阿無子生二女長嫁金鳳〻予壻子也次嫁楊積雷既疾亟猶強扶賀節見予〻閱其經紀後事甚悉告之曰汝身非汝有也可置之汝病瘳矣雷自是遂不復念又兩月乃瞑遣鳳來謝意欲祔潘婦之藏而命焉且曰為語主人倘不忘帷蓋之義苟存其姓名與日者即為若敖氏之鬼而目長瞑乎予

潸然許之雷既奚玉山之陽乃爲之銘付鳳且勒之石銘曰死不忘其主生欲留其名呼婦同穴長蔭松陰吁嗟馮生亦何愧乎天與之形

有傭書生陸弢者少以其業侍予浮沉四方且數年矣客歲顧予張行可先月軒中瞿然請曰公方有文章而弢病且死懼不復從事豈有帳中祕弢堪爲後者耶吾頹

也予聞之惻然自愧吾非羊叔子而殁幾湛矣命兒子桐取筆談雜付之録未五卷而殁死稿藏篋中幾供魚腹今年夏游虞瞿元初梁谿鄒公履促予付諸梓人予乃請之華亭陳眉公又請之吾師湛元沈先生皆曰可于是求吾友顧孟兆唐淳伯校而刻之凡六卷蓋殁書其五其六則茂苑章林石所補也時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初三日貞節堂記

方外友

悟善字隨時　廣先字蘊虛

廣清字霽溪　海從號巢雲

寂虛字歸元　真志字定慧

門人

顧天埏廣伯　錢　賓于王

李　凞伯雍　譚仕登元龍

鄭僴駷彥逸　朱森徵子将

沈綏叔和　孟時来勿逢

張桐子琴　張櫝士美

張標子喬

閒雁齋筆談卷之六畢

大尾終